

扎
根
香
港
音
樂
家

今年是已故香港著名音樂家黎草田(1921-1994)百歲誕辰。從抗日戰爭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回歸祖國前夕，黎草田生命的軌跡是時代洪流中的一個縮影，而在這條波瀾壯闊的道路上，以音樂救國、愛國是他不變的堅持。日前大公報記者專訪香港資深舞台劇演員、導演，黎草田遺孀傅月美，聽她回憶這位扎根香港又飽含愛國熱情的音樂家，在大時代中一路高歌前進的故事。

大公報記者 管樂、徐小惠

▶傅月美耗時近三年，完成《大時代中的黎草田》一書。
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

▲今年是黎草田百歲誕辰。

傅月美憶述丈夫經歷的大時代

黎草田：高歌挺進的「音樂戰士」

「作曲家的生活曲線好像是一條鐵軌，創作事業在它上面迂迴地前進着，尋求着理想的目的。」1963年，黎草田在香港《文匯報》發表的《生活的曲線》一文中寫道。1921年出生在越南，黎草田的父母都是中國人，八歲那年，他們一家人移居廣州，而後來到香港。他在少年時代經歷了抗日戰爭；在青年時代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；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，社會環境動盪，他繼續投入愛國事業；改革開放後，他仍為音樂及教育事業鞠躬盡瘁，直至人生結束。黎草田去世後，傅月美前後花了兩三年時間，採訪了很多黎草田的朋友，一個人完成《大時代中的黎草田》一書，從好友的回憶、生前的文稿、生平經歷等方方面面，展現了黎草田在時代洪流中不斷前行的一生。

經歷抗日戰爭 離港赴前線

「抗日戰爭爆發後，他們一班青年都好熱血。那個時候他們有讀書會，會讀一些社會性的東西，還會自己手寫一點東西，然後印出來。」這是傅月美從黎草田口中聽說的他的少年時代。抗日戰爭期間，黎草田兩度離港，往內地、赴前線，並先後參加了「第四戰區司令官部邊政大隊宣傳隊」、「抗敵演劇四隊」，在廣西生活了約兩年時間。「那時候真的好艱難，跟着軍隊生活；他們會去到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採風，慢慢慢慢，可以見到為什麼他這麼關心社會和時事。」傅月美說。

「他見過人民的生活有多麼艱苦，有的地方一家幾個人只有一件完整的衣服，誰出門誰穿這件衣服。有了這樣的經歷之後，再看社會，看人們，即便經歷過一些動盪，但都能看到社會和人民生活向好的方向發展。」她續道。

抗戰勝利後，黎草田回到香港，繼續從事音樂事業，並創立了「草田合唱團」。「其實那時候他已經代表了左派的音樂家，整天出來組織活動，內地著名的音樂家李凌、趙沨當時都曾來香港出過一些音樂雜誌。」傅月美提到，當時她並不認識李凌、趙沨等人，「草田就什麼都沒和我說過，後來他們回到內



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黎草田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指揮合唱團演出。

▶1965年，黎草田指揮電影界合唱團演出《黃河大合唱》。



地之後，我才知道他們原來這麼厲害。」

率先寫廣東歌 編愛國歌曲

六十年代末，香港社會環境動盪，當時在愛國公司工作的黎草田，也受到影響。「當時他們會去街上做一些宣傳劇，他們會唱毛主席詩詞、公開唱歌，有點像現在的快閃黨，表演完就走。我就好擔心。」傅月美說道：「因為那個時候左、右（派）分得好清楚，他又是左派的名人，真的好大膽，現在回想那個年代（生活）都幾不易。」在傅月美的回憶中，黎草田那時幾乎不會同她講自己要去什麼，「試過有一次，我真的好驚，他說，吶，不可以寫下來的，你要記住一個號碼，電話號碼，不可以寫下來的，如果我有什麼事你就打這個電話號碼。」傅月美雖因此成日擔驚受怕，卻又絕對尊重黎草田的選擇，「就像他另一個中文名黎丹路，碧血丹心走我路。他是時代中走過來的人，但不是只有他一個，很多人一起走了這條不簡單的路。」

那個年代，不是人人都有機會聽到愛國歌曲，黎草田喜歡毛澤東的詩詞、想要讓人聽到愛國歌曲，因此便將《血染的風采》、《龍的傳人》等愛國歌曲編成合唱；另外，當時香港一些人不懂普通話，「他覺得需要一些本土的東西貼地一點，可以有一點歌給他們唱到，所以他就率先寫廣東歌。」

致力音樂教育 來者從無拒

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，黎草田將畢生精力致力於音樂教育事業。傅月美說，草田精神，實際上是八個字：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。「即是認為他不是要奴役人，他要服務人。」傅月美解釋道：「他常常覺得應該要服務人群；以他的條件，他教作曲、教唱歌，可以收好貴的錢，但是他好時候教人是完全不收錢的。」她回憶過去，一個星期七晚，黎草田一晚教作曲，一晚教人文，有時還會指揮其他的合唱團；他的教學沒有固定的時間，只要學生有問題，他就幫忙解答；常常有學生放了工之後才來合唱團唱歌，來不及吃飯，黎草田就會和他們一起在附近的大牌檔吃飯，吃過飯之後有時候會再練練歌。

傅月美說，黎草田收學生沒有標準，想學就可以；來者不拒，有教無類。「他經常說，他們沒錢去學，但是我有能力，那麼我可以教他們，好過他們想學東西但是卻沒錢。」在一班學生中，鍾永康是後來較有名氣的一個，曾



▲1937年5月11日，少年黎草田（後排左五）出席皇仁書院慶祝活動。



▲黎草田（前排側面者）與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宣傳抗日救亡運動。

與著名作詞家韋然合作了好多校園歌曲，「他（鍾永康）本來是拉手風琴的，來我們合唱團伴奏，後來我先生教他鋼琴，還教他作曲，當時都是免費的。」晚年黎草田得了癌症，在癌細胞擴散到腦部後，他依舊希望可以教書，「那個時候我真的好擔心他，萬一不小心撞一下，就不得了，但他沒有停過。」

回憶起那些歲月，「現在都是歷史了。」傅月美感嘆，看到如今的部分香港年輕人，她又痛心大家不知珍惜。「現在的年輕人沒經歷過抗戰這樣的國難，也沒經歷過港英政府時期，所以他們不知道這個國家是多麼艱難才走到今天的。」在她看來，對國家歷史的不熟悉，令當下的部分年輕人視角片面，「很多人以為網上

就是全世界，但不是，很多（資訊）都是假的。我們這一代還能聽到上一代講，我還能聽到我先生說他們是如何抗戰多麼困難。但年輕人就真的沒聽過了。」她嘆喟：「現在香港的國民教育還是有些遺憾，我覺得知道多點歷史好一點。」

圖片來源：《大時代中的黎草田》

盡是開心回憶

相處瑣事

「書就送给你，但這幅相是一定要還的，真的好珍貴。」傅月美一邊摩挲着一張黎草田的舊日照片，一邊同記者說道。

傅月美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認識黎草田，回憶當初的相遇，「因為我很鍾意唱歌，有一次就和一個朋友去到合唱團那裏，就認識了他。」在傅月美的第一印象裏，黎草田並沒有什麼特別，但是覺得他沒有架子，是一個好博學的人，對人很好。後來練歌之前需要有人幫手搬枱、搬櫈，「我覺得自己得閒都想要幫手，他就覺得我好得意，這麼鍾意幫手做事。」因而，兩人開始有時間就聊聊天。

「他耳朵好好，（一群人裏）哪

個唱錯了他都知道。」傅月美回憶道，雖然練歌要求嚴格，但黎草田從不罵人，「你知道合唱團很多人都是業餘的，但他不會指責大家唱得不好，他都是，如果唱不到，試下再唱十次，然後可能慢慢就能唱到。所以我真的覺得他的人好好，鍾意幫人，又鍾意講笑。」

黎草田鍾意攝影，還曾辦過一本攝影雜誌。「他給我影過好多靚相，我是他的model（模特兒）。」傅月美笑道。沒有什麼肉麻的字句，但言談舉止間可以看出夫妻二人感情十分之好。傅月美提到黎草田喜歡吃辣，「但他同我結婚之後，因為我不吃辣，所以他都好少食。」如今回憶起黎草田，傅月美總是面帶笑容，在她



▲黎草田（左）與傅月美攝於一九八七年。

看來，儘管傷心是人之常情，但生活是一條必須向前進的路，「我如今回憶他，都是他好的、開心的事情。」

與小田找到音樂默契

關於兒子

「爸爸媽媽對下一代都有期盼。」談到黎草田之子、已故香港著名作曲家及音樂製作人黎小田時，傅月美說：「那時候會覺得做流行音樂的都是飛仔，彈什麼結他，那時候結他都是夜總會裏才彈的，與他（黎草田）所想的正統音樂不是一件事，所以就罵他（兒子）。」但之後隨着黎小田的成功，「尤其是小田做了《胭脂扣》等電影的音樂之後，兩父子就沒有隔閡，

他還將小田的歌編到合唱團演唱。」她回憶黎草田在世時，兩父子會一起飲茶，「但次數不多，小田好忙，我先生也很忙。」



▶1992年，黎草田（前排左起逆時針方向）與兒子黎小田、太太傅月美、女兒黎海寧攝於家中。



照：《胭脂扣》劇資料圖片